

走向深渊的秘书

对于秘书这行当，在常人的眼中，既羡慕，也有诸多非议，特别是李真事件发生后，大家对“秘书”这两个字，贬多于褒，这对当秘书的同志来说，应该有所警觉。

阙庆安 / 著

作家出版社

走向深淵的秘手

阙庆安／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深渊的秘书/阙庆安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4

ISBN 978 - 7 - 5063 - 5287 - 1

I. ①走… II. ①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717 号

走向深渊的秘书

作者: 阙庆安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10 千

印张: 21.75

印数: 001 - 12000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287 - 1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沉闷夏夜	1
2、初来乍到	5
3、无家可归	10
4、市长下乡	13
5、有色牛羊	17
6、调研报告	21
7、市长秘书	25
8、风骚徐娘	29
9、重温欢爱	33
10、偷梁换柱	37
11、偶知真相	42
12、喜事连连	46
13、迪厅偶遇	50
14、天上人间	54
15、捷足先登	58
16、重回故里	62
17、乡贤聚会	66
18、人事变动	69
19、黯然神伤	73
20、柳暗花明	77
21、缺页风波	81
22、跳梁小丑	85
23、感受变化	89

24、老康垂青	93
25、家庭会议	97
26、首登豪门	101
27、千金来电	105
28、唇枪舌剑	109
29、公子驾到	112
30、无边风月	116
31、微服私访	121
32、不是处女	125
33、匿名诬告	129
34、别样谈话	133
35、结婚盛典	137
36、大闹宾馆	141
37、贵客来临	145
38、艳艳救急	149
39、省城探病	153
40、重温旧梦	157
41、牵线搭桥	162
42、大失所望	167
43、正面交锋	171
44、无耻无畏	175
45、豪门盛宴	179
46、四包两停	183
47、菊园命案	188
48、杀鸡吓猴	192
49、“诽谤”短信	196
50、强制拆迁	202
51、尴尬相遇	206
52、互动心机	210
53、面授机宜	214

54、纪委谈话	218
55、瘪十当炮	223
56、气急病危	227
57、撞车告状	232
58、有喜有愁	237
59、不想回家	241
60、严重口误	245
61、人事争辩	249
62、意料之外	253
63、荣归故里	257
64、马屁批评	261
65、省城寄信	265
66、夫人路线	269
67、贵客又到	273
68、一夜奔波	277
69、祸从天降	281
70、巨额中介	284
71、莲子遭殃	288
72、神秘潜逃	292
73、撕破脸皮	296
74、人参虎鞭	300
75、要命燕窝	304
76、生死劫难	308
77、移花接木	312
78、茶禅一味	316
79、工地惨剧	320
80、双管齐下	324
81、生死冤家	328
82、仓惶出逃	332
83、尘埃落定	336

1、沉闷夏夜

夏天虽然还没到来，天气却已有些闷热。狭窄的街道上，再高档的小汽车也神气不起来，只能跟在破旧的公交车、突突作响的柴三机以及拥挤的人流后面，使劲地按着喇叭。不过，整个海川市里也没几辆真正称得上高档的汽车，偌大的一个地级市，几乎看不到宝马、奔驰的影子，就连市委书记、市长的座骑，也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广州本田。最得意的是那些黄包车了，左一拐，右一拐，鱼一般地在车流人流里穿来穿去。

袁行舟站在街边，望着这嘈杂拥挤的街以及街上黑乎乎的一颗颗人头，一股莫名的恐惧感升上心头：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涌出来的？一张脸上一种表情，每一种表情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的心事？不能往下想了，再想头都大了。袁行舟习惯性地摸摸裤袋，却只摸出一个干瘪的烟盒，没烟了。烟是写文章人的命。古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于像袁行舟这样天天趴在桌上爬格子的人，这句话要改成“手中有烟心中不慌”才确切。口袋中要是只剩下十元钱，他会毫不犹豫地先买烟，至于今天吃什么、喝什么，暂不去考虑了，烟，才是第一口粮。

环顾四周，不远处正好有家小卖部。袁行舟走上前去，朝里说了声：“老板，来包牡丹。”

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递了包烟出来：

“四块五。”

“这烟不假吧？”袁行舟一边掏钱一边问。

“什么话！这是农村吗？能卖假货吗？”店主愤愤地将几元零钱甩了过来。

袁行舟有些悻悻然，拿了烟和钱就走。心想自己也真够傻，哪有商人说自己的东西是假的呢，这不问了也白问吗。就比如上菜市场买鱼，问鱼贩你这鱼鲜不鲜，他能和你说说不鲜吗。袁行舟摇了摇头，自嘲地笑了笑，拆了烟，点了一根，深深吸了一口。浓辣的烟雾一进入口腔，他马上就发觉不对劲了。牡丹哪能这么辣呢？绝对是十足的假烟！他立马折过头，回到那家小卖部。

“你不说你这烟都是真货吗？”袁行舟把那包开了封的牡丹扔到了柜面上。

“咋啦？”精瘦汉子瞪起了眼。

“你说咋啦？你卖我假烟你还有理了！”

“都开了的烟，谁证明是我这儿买的。”

“你和我耍无赖？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是干吗的吗？你这店还想不想开了？”袁行舟声音大了起来，“我一个电话过去，叫所里的弟兄过来，把你证照给吊销了，整个店铺给你端走你信不信？”

精瘦汉子显然被袁行舟的气势给吓住了，说：“别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他从柜里拿出了一包红塔山给袁行舟，“抽这，保证正品。”

“做买卖要讲诚信，知道不？把假烟全都撤了，不能坑人了，我们所里马上就要组织大检查了，再发现的话，要严肃处理。”袁行舟义正严词，一顿说教。

精瘦汉子连连点头，说：“一定，一定，还请多多光照。”心中暗暗懊悔，怎么会碰上这号人物。老婆常叫自己和工商、税务人员多多来往，自己老不听她的，小店铺工商、税务怎么会看上眼呢，卖点假烟咋有人管。这人莫非是便衣？工商也有便衣吗？正暗自嘀咕间，袁行舟将红塔山揣到兜里走了。

袁行舟几乎是憋着笑走开的。帮领导写文章，要求站得高、看得远，得按照领导的思路和口吻来写，按市政府办副主任苏同珂的话来讲，就是要“拎起来”。刚到市政府办时，写了几篇讲话稿，苏同珂老是不满意，老是没有拎起来，那时不理解这话的意思，慢慢就明白了，摸出道道了。刚才和小卖部老板的一番话，就“拎”得很到位吧，自己俨然就是工商所所长了。

虽然比较少抽红塔山这样的好烟，但口感告诉他，这包红塔山是正宗货。好烟就是好烟，几块钱不是凭空贵出来的。

工商所的干部，曾经是袁行舟心目中最牛的人。时间退回十多年前，袁行舟还是一位乳臭未干的初中生，学校门口就是工商所，每逢年关或别的节日，总可见到肥头肥脑的工商所干部拿着长长的带钩的铁戳子，拦下满载货物的车，随意往车上成包的货物里捅，钩出来一些异样的东西，这货车主就倒霉了，全车的货都得卸到工商所的大水泥坪里。水泥坪边的仓库里，一箱一箱的货都堆到了天花板上。同学告诉他，那都是香烟，怕堆在外边被雨淋了。袁行舟也曾见到，有开车的偷偷拿钱往工商所人兜里塞，工商所那人昂着头，好像啥都没看见，声音还是硬邦邦的：“不行，违反了，货得扣，还要罚款！”开车的再往他兜里塞几张钱，那人头还是昂着，却往右甩了甩，说：“给我记牢了，要遵纪守法，下不为例！”声音依旧硬邦邦，开车的千恩万谢地爬上高高的驾驶室，飞也似的跑了。这一幕，留给袁行舟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甚至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也成了一名工商所的干部，也拿着长长的铁戳子往人家的货包里捅，捅得起劲时，却被远远赶来的父亲给扇了个大嘴巴。

父亲，那个在地里刨了一辈子食的老实农民，在袁行舟做这个梦的时候，已经离开他好几年了。父亲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一种叫肺结核的病要走了父亲还不到四十岁的生命。父亲用无限哀怨悲愁的眼神注视着守在床前的袁行舟，风箱般“呼呼”喘着气，用尽了全部的力量，吐出

“读书……争气……”四个字后，极不情愿地闭上了眼睛。那年，袁行舟才十一岁。年迈的爷爷和奶奶拉扯着袁行舟，让他艰难地上完了小学和初中，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里，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相继在贫病中离开了人世。妈妈，对于袁行舟来说，只是一个符号，他甚至记不清妈妈的模样，也想不起自己是否曾经在一个女人面前叫过“妈妈”。小时候，村里一些闲人逗他：“你妈妈哪去了？被人拐跑了吧？”他哭着回家向父亲要妈妈，父亲皱着眉头往口袋里摸，摸出一块糖来，塞住他哭闹的嘴巴。

一根烟不知不觉中抽完了，恍惚中已将川南区的街道逛了个半。路灯将人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街边服装店里传出的音响还是那么歇斯底里。

有个上了年纪的大爷推着一板车香蕉在叫卖。袁行舟上前称了几根，边走边吃，四处张望，甚至关注电线杆上贴着的小广告——办证，招男女公关，梅毒一针包治。难得这么悠哉啊！在市政府办工作，听着让人有些羡慕，但知道底细的人都清楚，综合科可不是人待的地方，那些永远写不完的汇报材料、讲话稿、工作报告，能熬干你的心血，耗光你的体力，麻木你的神经，让少年变白头、少女成怨妇。有人曾这样形容过搞文字人的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迟，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累”。真的优哉吗？袁行舟无奈地摇摇头。

第六感觉告诉他，有人在跟着他。一转身，好像又没有。再走几步，再转身，还是没有。突然，“哇”的一声，一个孩子摔在了他身后，哭了出来。他踩着香蕉皮了。刚才老感觉有人跟着自己，原来就是这个小孩。袁行舟上前扶起了孩子，一看，约莫八九岁光景，眉眼还比较清秀，只是身上穿的衣服不大合身，好像大了一号，人套在里面，愈发显得单薄瘦弱。

“小弟弟，你怎么跟着我啊？”袁行舟轻声问。

那小孩没有应声，眼睛却盯着袁行舟手中的香蕉。

袁行舟明白了，小孩想吃香蕉，便掰下一根，递给他，说：“吃吧。”

小孩怯生生地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袁行舟将香蕉塞到了他手里，说：“没关系，哥哥这里还很多呢，我们一起吃吧。”

小孩还是有些怕，将香蕉抓在手里，不知如何是好。在袁行舟的劝说下，终于将香蕉塞到了嘴里。袁行舟却看得目瞪口呆，他居然把香蕉连皮塞到了嘴里！

“怎么这样吃香蕉啊，小弟弟？”袁行舟奇怪地问，心想这小孩莫非脑瓜子有点问题？

“我没吃过，不懂怎么吃。”小孩低声说。

刹那间，袁行舟浑身打了个激灵。这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啊，从来没有吃过香蕉，看见自己拎着一大把香蕉在吃，好奇，受不了诱惑，紧跟在自己身后，不小心踩着了香蕉皮摔倒了。

“吃香蕉得先把皮剥了，皮不能吃，吃里面的。”袁行舟教他。

小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认真剥了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吃。这香蕉味道不错，小孩子吃得很甜。

“好吃吗？”

“嗯。”

“世界上什么最好吃呀？”

小孩歪着头，想了想，说：“香蕉！”

袁行舟有些奇怪，问：“为什么呀？”

小孩天真地回答：“我没吃过比香蕉更好吃的东西了。”

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孩子，袁行舟仿佛看到了年幼的自己。小时候，同村同班的阿良，父亲从外地打工回来，买了好多荔枝，阿良炫耀地拿着一串荔枝走街串巷地吃。那红红的荔枝，像传说中的宝石一样迷人，剥开皮后，里面居然是雪白雪白的肉。阿良总是咬了一口后，再将那雪白的荔枝肉放在鼻子底下闻，还大声地说“真香，真甜”。他在阿良身后跟了半天，多么渴望阿良能拿一个与他分享，哪怕就让他咬一口，或者让他闻一闻也好。可是都没有。他无限委屈，眼巴巴地看着阿良将荔枝一个一个吞进了肚子里。他没吃上荔枝，却记住了荔枝的模样。在一次上山砍柴的时候，看到高高的松树上挂着一个个青红的松球，他万分狂喜，爬上去采了几个，迫不及待地塞到了嘴里，那种辛辣和干涩的滋味，让他顿时明白，这绝不是阿良口中香甜可口的荔枝。

想起这遥远的往事，袁行舟不胜唏嘘。他拉着小孩的手，走到一个水果摊边，称了五斤香蕉，让小孩带回家慢慢吃。

都是因为该死的韩东林！要不是因为他，这时自己也该躺在床上“弹琵琶”了，也不会想起这些伤感的往事了。袁行舟长得瘦而高，躺床上休息时，总爱摸摸身上一条条突出的肋骨。同宿舍的韩东林戏称他这是“弹琵琶”。

2、初来乍到

韩东林，是和袁行舟同一天到海川市政府报到的同事。几个月前，省委组织部选调生袁行舟独自一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到海川市政府办公室报到，干部室负责人包峰将他引到接待室，还没坐下来，门口就挤进了三个人，还有大包小包的杂什一大堆。一个黑胖的中年男人，穿着黑色条纹西装，花格子衬衫外套着一件黑皮马甲，一根大红的领带鼓鼓囊囊地从马甲领上挤了出来，两只袖子捋得老高，手上各提了一包东西，大口喘着粗气：“是在这报到吧？”一个模样还算清楚的女人拿手帕不停地扇着脸，埋怨着男人：“大热天的，你穿这么多干啥？”袁行舟的眼神碰上这女人的眼睛，心里突然一震，好像哪里见过，又想不起来。这一男一女身后，站着一个留分头、戴眼镜、身着阿迪达斯运动装、脚穿耐克旅游鞋的小年青，双手插在裤兜里，歪着头，镜片后的一双眼睛滴溜溜地四处张望，顺便将袁行舟从头到脚扫描了好几遍。

这便是韩东林。

袁行舟第一眼看到韩东林的时候，心底对这油头粉面的小白脸产生了一丝厌恶。平心而论，韩东林长得并不难看，甚至可以列入清秀俊朗的行列，但袁行舟总觉得这小子哪里透着股邪气、痞气，哦，这种感觉应该来自他的眼神。

让袁行舟没有想到的是，韩东林不仅和他一起被安排在综合科，而且还住进了同一间宿舍。

宿舍不怎么大，二十平方米左右，摆两张单人床、两张桌子，也就满满当当了。走廊的尽头是公用厕所兼淋浴室，洗衣池也在里边。淋浴室只有自来水，不供应热水，要洗澡得自己烧开水。

一踏进这间宿舍，韩东林就骂开了：“这叫人怎么住？狗屁的破单位！”

“就是啊，他爸，孩子怎么能住这种地方呢？至少也得一人一间啊，多不方便。”

袁行舟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这比老家四壁透风的土坯房强多了，大学宿舍还六个人住一间呢，没什么不好的。所以，当韩东林和父母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时，他已将自己的床铺好了，并很有礼貌地请韩东林的父母坐床上休息。韩东林黑胖的爹这时才开口和袁行舟说了第一句话：“小兄弟手脚挺勤快的啊，东林懒散惯了，你们以后在一起，你可得多帮着他。”斜倚在门框上的韩东林鼻子里发出了“嗤”的一声，从嘴里掏出一团嚼烂了的口香糖，粘到了门框的一个凹洞里。

袁行舟心下有些不爽，没有搭理他们，端起脸盆去厕所洗脸。

洗完脸回来，他们三人已经不在宿舍了。袁行舟这才得以清静地审视自己将要居住的地方。四壁皆白，看样子不久前重新粉刷过，空气中还飘浮着淡淡的涂料味道。他惬意地躺到了床上，摊开四肢，让全身放松下来。床架是简易的，两头长椅，中间横一块床板，稍一转动，便“咯吱咯吱”响。袁行舟却在这响声中甜甜地睡过去了。

他是被一阵嘈杂声给吵醒的。韩东林的父母买回了一张席梦思床，把韩东林那张简易床抬出去，扔进了厕所。

“堂堂市政府，让干部睡这种床，传出去不怕丢了政府的脸！”韩东林父亲的嗓门真不小，“你不换换？”后一句是对着袁行舟讲的。

袁行舟翻了翻身，脸朝墙面，没有说话。

这时，包峰走了进来，说：“时间差不多了，走喽。”

韩东林的父亲谄媚地笑笑，说：“这就走，就走。东林，走吧。”

包峰看袁行舟躺在床上，拍拍袁行舟的后背，说：

“你也一起去吧，吃饭了。”

也一起去？袁行舟很敏感地听出了包峰话里的另一层意思。从早上第一眼看见韩东林开始，他就明显感觉到自己和韩东林家境上存在巨大的差别。难道政府办就那么势利，专门请韩东林一家吃饭，而自己只不过是陪衬？长期的贫困生活让袁行舟异常的敏感。

他们一行人来到了政府大院门口的万年青酒家。包厢里已经坐了三个人，脸如圆盘面容和蔼的是市政府办分管文字工作的副主任兼综合科科长苏同珂，头发稀疏眼袋突出的是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关祥清，另一个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斯斯文文的是分管督查、文秘的副主任刘静棠。报到时，袁行舟认真地观察了政府办工作人员一览表，基本记住了每个人的长相特点和职务，因此他一走进包厢，便准确无误地恭敬地分别叫出了“苏主任”、“关主任”和“刘主任”，而且特意省略了后面两位“主任”前边的一个“副”字。

苏同珂让大家都坐下，说：“老韩，你这么客气，按理要我们请才对啊。”

“孩子还要靠各位领导多多栽培呢，一桌饭，不成敬意。本想找个好点的酒家，地头不熟，只好叫包科长定个地方，简单了，简单了，各位领导见谅啊。”韩东林的父亲谦恭地说。

袁行舟脑袋“嗡”的一声响。原来是韩东林一家请领导吃饭，自己在这里算什么呀。他如坐针毡，很不自在，甚至有点埋怨包峰把自己从床上叫起来。席间，他不再说话，也很少吃菜，就希望早一点结束，离开这个尴尬的地方。

刘静棠取下鼻梁上的眼镜，哈了一口气，用餐巾纸擦擦，又戴上，慢条斯理地说：“奇怪啊，今天来的这两个年轻人看上去长得挺像啊，你们都是哪里人，不会是一家人吧，不对啊，一个姓韩，一个姓袁。”

“我是青云县人。”袁行舟小声说道。

苏同珂朝袁行舟和韩东林脸上看了看，笑着说：“别说，还真有几分相似。这就是缘分啊，希望你们两个齐心协力，一起把工作做好，共同进步。”

韩东林在父亲的暗示下，频频向领导敬酒。

没人注意到，韩东林的母亲脸色大变，一双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袁行舟的脸。

韩东林父亲的胖脸在酒精的刺激下，黑里透红。他抓着一个大酒杯，踉踉跄跄走到苏同珂旁边，说：

“苏主任，东林就交给你啦，这一杯你一定得喝，我还有事要你支持哪。”

“酒少喝，有什么事你就说吧。”苏同珂看上去不怎么爱喝酒，端起酒杯，用嘴唇碰了碰杯沿。

“明显下降，明显下降！”韩东林父亲一昂头，把自己杯中的酒全倒进了嘴里，再用手托着苏同珂的杯子，往苏同珂嘴里送。

苏同珂只好再喝了一小口。

“主要是宿舍的事情。东林在家里都是一个人住惯了，领导们看看能不能帮忙调一个房间？”

“机关目前住房很紧张，新来的干部都要两个人挤一个房间，先过渡一下，等有机会了，再调剂吧。”说话的是关祥清，苏、刘两人也点头称是。

“如果有别的地方，还能住得下，两个人也好，三个人也行，我搬出去吧。”沉默了很久的袁行舟，突然说出了一句话，桌面上刹那间静了下来。

韩东林惊愕了一下，瞬即扭头向三位领导看去，眼中充满了期待。

苏同珂摇了摇头，说：“小袁，你还是和小韩住在一起，以后再说吧。”

袁行舟注意到，韩东林父子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失望的眼神。这句话是袁行舟的心里话，他看不惯韩家人那种暴发户般的优越感，看不惯韩东林邪邪的眼神。和韩东林住在一起，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至少心情不会轻松愉快。与其郁闷，不如搬出去，眼不见为净。

终于挨到了酒席结束，袁行舟有种被解放的感觉。

可他的烦闷日子才刚刚开始。

在和韩东林“同居”的日子里，袁行舟时时感受着韩东林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可要是这袁行舟还能忍受，毕竟从小见多了人情冷暖。让他无法忍受的是韩东林的一些怪异行为。比如：不洗脚，不洗衣服袜子（总得堆在一起都发臭了没换洗衣服了才不得不去洗，袁行舟每次回到房间总有一股扑鼻的臭气迎接他），夜猫子（要么听歌听到半夜——他有个接了小喇叭的耳机，要么玩到半夜才回来，意犹未尽地拉起袁行舟大谈今晚见闻，不管袁行舟睡着还是醒着）……这些，袁行舟都将其归结于韩家是暴发户的原因，一个天天听着杀猪声长大的人，素质能好到哪里？——袁行舟无意中得知韩家是靠杀猪起家的，心中竟然有了种隐隐的释然。

几个月来，袁行舟耐着性子和韩东林交往，烦闷时时有，但也没发生大冲突，基本相安无事。他虽然看不起韩东林（他也知道韩东林瞧不起他），但面上还比较尊重韩东林。每当韩东林有意无意地显摆时，袁行舟便阿 Q 自己一下：不和杀猪人的儿子计较。这样一想，就啥都过去了。

只是今晚发生的事，让袁行舟有点猝不及防。

这几天，袁行舟忙着赶一篇材料，市长李之年的一篇关于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署名文章，是苏同珂点名让他写的——苏同珂好像故意和袁行舟过不去，分配给袁行舟的任务明显比给韩东林的重，经常是袁行舟在抓耳挠腮绞尽脑汁地爬格子，而韩东林却啥事都不用干，不用干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地在边上说风凉话。

材料已经被苏同珂毙了好几遍，理由基本一样：“还是没有拎起来。”

今晚，袁行舟又将材料认真调整了一遍，送给苏同珂审阅。苏同珂认真地翻看，眉头紧蹙着，圆盘般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袁行舟隔着办公桌坐在苏同珂对面，不安地观察着苏同珂的脸，这张脸，平日里慈祥得像菩萨；而此时，却像一团没有揉开的面团——硬，冷。终于，面团发酵了，眉头舒展开来，菩萨开了金口：

“嗯，这一稿还有点样子。注意到和前几稿的区别了吗？没有学生腔了，像市长讲的话了。”

袁行舟虚心地点了点头。

“这几天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我再稍微改一改。”苏同珂笑眯眯地说。

袁行舟长出了一口气，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了苏同珂的办公室。看看手表，才八点一刻不到。他伸了伸双臂，再用拳头敲敲有点酸痛的腰背，感觉有点累，是那种如释重负的疲惫。便决定回宿舍，好好睡一觉，恶补一番这几天欠下的睡眠。

走到宿舍门口，门关着，灯光透过门缝漏了出来，还有隐约的笑声传出来。袁行舟纳闷，真奇了怪了，黄金时段，韩东林这小子居然会待在宿舍里，这不像他的风格啊。拔出钥匙，插进锁孔，却怎么也旋不动。拿错钥匙了？不对啊，明明就是这把钥匙啊。袁行舟再次将钥匙插进锁孔，一旋，还是不行。

这时，门忽然开了。只见韩东林趿着一双拖鞋，把在门口，略显慌张地说：“不是加班吗？这么早就回来了。”

袁行舟“嗯”了一声就朝里走。快走到床边，才发觉韩东林床上坐着一个女子，低垂着头，衣裳不整，一双手将上衣的下摆扯来扯去。

“我女朋友。”韩东林点燃了一根烟，吐了口烟圈。

那女子略抬起了头，朝袁行舟笑了笑，又低下头去。袁行舟没看清她的模样，只看到了赤红的脸颊。

再呆再傻的人也能看出这里面的一些事了。

袁行舟故意在桌子的抽屉里翻了翻，找出了一本笔记本，朝韩东林使

了个暧昧的眼色，说：“回来找点资料，晚上估计得通宵了。你们好好玩，不打扰了。”

韩东林欣喜地说：“啊，通宵啊。辛苦辛苦，能者多劳嘛。我们想加班领导都不给机会呢。”

袁行舟心中暗骂：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

那女子又抬头朝袁行舟笑了笑。这下，袁行舟看清了她的模样，两只眼睛扑扇扑扇的，鼻梁挺直，双唇丰满，嘴角的一颗黑痣更添性感。

妈的，这小子艳福不浅！

袁行舟刚顺手将门关上，里边就传出了肆意的嬉笑声。浪吧，你们就浪吧，只要不滚到我的床上就行！君子成人之美，自己该给韩东林提供方便，但想到韩东林那张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脸，真有些心不甘、情不愿。袁行舟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到了大街上。

3、无家可归

宿舍是回不去了。站在街边，仰望万家灯火，没有一盏属于自己。宿舍再小、再简陋，那也是自己落脚的地方；床铺再破再烂，只要躺上去，一切愁绪便可付诸脑后。没有了这间小小的宿舍，自己便是一只孤零的鸟，只能在城市上空盘旋。是过客，是旅人，这城市中的一切，都与自己毫不相关。袁行舟心下无限落寞。

忽然，一阵喧闹声传了过来。袁行舟驻步一看，原来不知不觉中来到了通宵电影院。影院门口摆着两个巨大的音箱，正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喝骂声、兵刃撞击声、音乐声交织在一起。门口还立着一个木制牌子，上面花花绿绿写着影片名称，《倩女幽魂》《蛊惑仔2》《脚本佳人》《夜半歌声》等等，边上一行大红字很显眼——“激情、暴力、凶险，随到随看，通宵十元”。袁行舟心里打了个小算盘，十元钱，既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对付着躺一个晚上，比住宾馆便宜多了。于是掏钱买了票，走了进去。

放映厅里黑乎乎的，人影憧憧，烟火明灭，空气中弥漫着汗味、烟酒味和臭脚味夹杂在一起让人作呕的气味。袁行舟摸到一条尚无人坐的长条沙发，靠着墙壁，坐了下来。银幕上，一群青年拿着刀棍，砍啊、杀啊，厮打成一片。袁行舟不喜欢这类的影片，太嘈杂了，打打杀杀，没有一点艺术性，而且容易把青少年给教唆坏了。前几天还在街上看到一伙赤膊少年，抡着长长的砍刀在追杀什么人，青色的纹身龙张牙舞爪模样狰狞。都是这些香港电影惹的祸！学生看了《逃学威龙》，课也不上了；社会青年看了《蛊惑仔》，学会拿刀砍人了！他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打起了盹，不一会儿便响起了鼾声。这些天真的有些累了，这样的环境居然会睡得着。

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朝自己身上蹬了几脚。透过朦胧睡眼，袁行舟发现身边多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紧紧搂在一起。女的双脚搭在男的腿上，头埋在男的怀里，男人两手四下摸索，女人哼哼叽叽呻吟着，双脚随男人手的游龙而踢蹬，幅度一大，就踢到袁行舟身上了。袁行舟往墙壁靠了靠，抬头看银幕。银幕上已没有打杀场面了，叶玉卿甩着硕大的奶子，变换着多样姿势，很卖力和一个肌肉男干着苟且之事，淫声如浪，时急时缓，销魂慑魄。袁行舟不觉下身硬了起来。

多久没有碰过女人了？最后一次和吴艳艳在一起，屈指算来，也快半年了。第二天，就要毕业，就要永远离开那所待了四年时间的大学了。在离学校不远的出租房里，那个属于他们的简陋的小天地里，他们一次次地做爱，疯狂地交合，直至筋疲力尽。他浑身上下淌着汗，大口喘着粗气：

“艳艳，我觉得我要死了。”

“猴子，你跑不了，你是我的。”吴艳艳紧紧抱着他。

猴子，是吴艳艳对他的昵称，是专属于吴艳艳的。每当艳艳用青葱般的指尖捅着他的额角，嗔叫“你这只猴子呀——”他总有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袁行舟是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不然，凭什么音乐戏的第一美女，那么多人围着追，她偏偏就爱上了山里走出的穷娃子。

袁行舟拿出手机，拨了吴艳艳的号码，却传来一句机械的声音：您呼叫的用户已经关机，请稍后再拨。

银幕上的男女还在夸张地做着“活塞运动”。扯淡！袁行舟暗骂了一句。三级片都是骗未成年人的，那些看似高难度的动作以及“嗷嗷哦哦”的叫床声，非常造作，明显是假的。

而身边发生的一切却异常真实。那女人显然受不了男人的刺激，呻吟声逐渐大了起来，突然，“哦”的发出声尖叫，好在银幕上的女人几乎同时也一声尖叫，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关注。只有近在咫尺的袁行舟，真切感受到了这一对男女的激情。他身上更加烦热，太憋闷了。站起身来，想去厕所方便方便，但身边的那对男女却占据了大量空间，还真迈不过去。他们视袁行舟如空气，只顾埋头亲嘴摩挲，根本没予理会。袁行舟只好轻轻地拍拍那男人的肩，小要说：“兄弟，借个道。”

那人抬起头来，斜了袁行舟一眼。借着银幕的亮光，袁行舟这才发现，这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女人把脚放了下来，空出了过道，头却依然埋在那人怀里。袁行舟扶着前排沙发靠背小心走出后，戏谑般地朝那对男女说了句：“打扰了，继续，继续。”

走出门口，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精神为之一振。问了厕所位置，前去撒了一泡尿，将心中的憋闷随尿排出。点了一根烟，美美吸了一口，慢慢踱回放映厅。

快走到门口，发现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袁行舟赶紧站到一边。

一个脸上趴着条长长刀疤的壮汉，一屁股坐到了门口售票的桌子上，嘴里叼着烟，吐出一口烟喷到卖票人脸上，阴阳怪气地说：“生意不错啊！”

卖票人小要说：“哪里，哪里，混口饭吃而已。各位大哥，抽烟。”一边说着，一边点头哈腰地给各人分烟。

“混饭吃，也不看在谁的地盘上！这个月的保护费怎么还没交啊！”刀疤手一扫，把递到他面前的一包烟打落到地上。

“疤哥，扣了税收、房租、水电和工资，这小放映厅一个月赚不了几个钱，您行行好，和达哥说说，少收点吧。”卖票人满脸苦相。

“放你娘的屁！痛快点，交还是不交？”刀疤凶神恶煞般吼道。

“疤哥，一个月两千，真的交不起啊。还是按原来的，一千吧？”那人几乎是在哀求了。

“妈的，当哥几个是要饭的，讨价还价啊。爽快点，两千，不然别在这